

YEHUO WENCONG

CHENMODE

SHENGYI



UBANSHE

野·火·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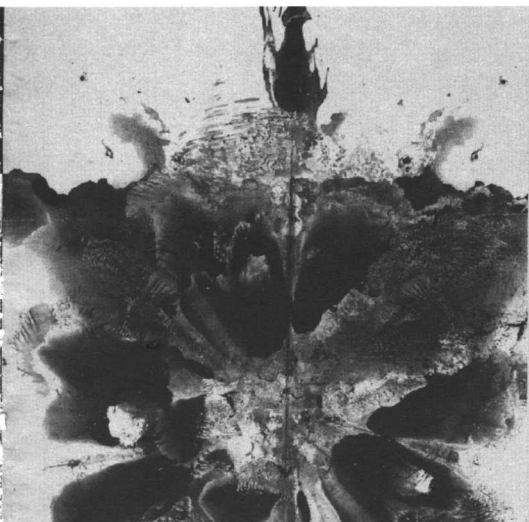
沉默的声音

旷新年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90223757



沉默的声音

旷新年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S13485/05

I-61

23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声音/旷新年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4

(野火文丛)

ISBN 7-5396-1906-6

I. 沉… II. 旷…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024 号

沉默的声音

旷新年 著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90,000

印数:5000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06-6/I·1783

定价:38.80 元(本册定价:11.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这几年来，我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不少人对于我的这种“悲惨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好像我是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似的。然而我自己却并不这样看，尽管连一间容我安身的宿舍一张使我能够写作的书桌都没有，尽管我只能把颠沛流离叫做安居乐业。在我看来，那些贴近大地的农民，那些沉默的劳动者，真正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他们，真正需要同情的也是他们。他们不可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大喊大叫什么“体脑倒挂”，所谓话语霸权从来都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什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无意像某些人那样贬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被每一个社会召唤到舞台上。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化妆师，同时，知识则是社会的化妆品。化妆品的研制和发达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正如知识生产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样。在现代文明曙光初绽的时代，宫廷的香水和沙龙的诗歌一起开始发达。在中国野蛮的文化大革命中，化妆品和知识都被当作罪恶从这个社会被排斥和驱逐出去了，直到 80 年代它们才和“文明”一起重新回来接受礼赞和崇拜。我们不仅可以这样说，化妆品的命运就是知识的命

运,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识就是化妆品,知识就是香水。

因为极为偶然的原因,我被卷入了大学的校园,迷失在知识的超级市场里。知识对于我这样的穷孩子是一种奢侈品,就像香水对于一个衣衫褴褛没有脱离饥饿的农村孩子没有什么意义一样。当时的大学生意味着将要成为公务员、教授……,总而言之意味着脱离我所来自的下流社会。自从我上大学以后,在急剧升空的宇宙飞船上,我一直处于一种“晕船”的状态:眩晕恶心,直到最终我的生活世界完全和我出生的农村隔离,直到最终我甚至无法和生我养我的故乡沟通。在这种隔膜里,我知道了每个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为什么农民倾其所有甚至不惜举债、省吃俭用甚至忍饥挨饿去修建房屋?我无法理解。也许有一种解释:房屋在中国农民意味着家,而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安定和归宿,意味着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终极意义”。

我们都有一种饥饿感,一种刻骨铭心的饥饿。然而,广大众生他们需要什么?我却不知道。甚至连我自己的需求也无法把握。实际上,我被我的需求已经撕得粉碎:是需要生存,还是需要尊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将尊严置于生存之上的时候,我便成为了一个虚无主义者。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彻底腐朽的。正如《论语》上孔夫子所说的那样:“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是我被动地一次又一次颠来倒去地被命运推动着走我的所谓人生之路。当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说我是从负数开始。我甚至难以分清勇敢与怯弱、智慧与愚昧,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失去了独战众数的勇气,是因为对于胜利的绝望还是因为胜利的无望?在我

看来,毛泽东是一个大智大勇,敢于向浑然无物的历史挑战的英雄豪杰;然而,在虚无的历史面前,英雄豪杰是虚无的。在历史面前,纵然是毛泽东也最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不是战胜了历史而是被历史战胜了的人。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毛泽东这些对于人类苦难怀着无限同情的圣洁情怀最终却无法摆脱历史的暴戾,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囿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不仅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历史无意的玩偶。

我们很多人把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说成是“闭关自守”,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把“改革开放”理解成为对美国开放。然而,实际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并非这样狭隘。邓小平曾经说过,50 年代我们同样也是开放的,只不过是对于苏联、东欧开放。如果我们以简单的二元对立和这样狭隘的思维来理解开放,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仅会歪曲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而且会歪曲改革开放的内涵。我们不能把毛泽东的时代说成是“闭关自守”,因为我们不能挣脱依附争取自主视为闭关自守。我们只能从中国现代屈辱的历史中来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本身以及毛泽东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现代史既是一部“走向世界”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抗帝国主义寻求并且最终获得民族独立的历史。与那些把毛泽东时代说成是“闭关自守”的人相反,毛泽东不仅不屈不挠地为中国人民寻找解放的道路,而且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就一次又一次地寻找通往“世界”包括美国的道路。并不是毛泽东闭关自守,恰恰相反,是美国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怀敌意和长期封锁。从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到 70 年代的中美建交,这个漫长的过程是毛泽东打破帝国主义的封

锁走向世界的挣扎和奋斗的过程,是人民政权捍卫民族独立和走向发展的过程。中国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到底是毛泽东闭关自守的历史,还是西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历史,对于这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决定着我們对于未来历史的选择。而且为什么我們对于西方对于资本主义开放的历史能够被称为开放,而我們对于东方对于社会主义开放的历史不能被称为开放?如果我们简单地把 50 年代理解为闭关自守而且简单地把 90 年代理解为改革开放,那么就容易使我们的思想僵化。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津津乐道的是“八部样板戏”,而今天,我們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美国好莱坞“十部大片”。难道这在思维上有什么根本性的断裂吗?

我对资本主义并没有天然的敌意,也许恰恰相反,我与今天那些因为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而对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人不同的是,我对资本主义比他們有着更多的历史的理解。但是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理解必须和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厢情愿的赞美区别开来。我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是要提醒那些制度浪漫主义者,提醒那些把资本主义制度浪漫化的人,只不过是不同那些把中国的现实问题全部推给社会主义的人。我只不过是想告诉他们一些最简单的历史知识:不是蒋介石的“资本主义”而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使人民获得了解放、使民族获得了独立,不是蒋介石的“资本主义”而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自由和进步;同样,不是西方的“殖民”而是第三世界的“革命”带来了更多的平等、自主和尊严。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化的历史难道不是一部最简单明白的奴役的历史吗?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难道不是一部摆脱奴役、压迫、剥削、苦难的自我解

放的历史吗？我们能够简单地把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称为“三百年人类文明”吗？难道它同时不是三百年人类耻辱吗？美洲、非洲、亚洲大陆的被践踏、奴役，印第安人、黑人的被贩卖、屠杀、灭绝，这是现代文明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不论中国和苏联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着多少问题，甚至不论中国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多么残酷（这种残酷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无法分开吗？），然而，它们给人类带来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理想和曙光，并且给 20 世纪带来了巨大的现实进步，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的存在，20 世纪许多人类进步就没有可能取得和存在。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殖民历史与 20 世纪社会主义兴起及其非殖民化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有人把 20 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激进的理想和不合理的现实的激烈冲突。20 世纪的资本主义还是原始的、“古典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斗争，20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就根本无从谈起。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已经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完全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身，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受制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也就是说，外部的历史和现实制约和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蜕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不过是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方式。苏联最终无法离开资本主义世界来发展，无法离开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并且最终在这种竞争中崩溃。

我反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地分离和对立起来。社会主义本身是由资本主义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盲目争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既然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产物，因此苏联的终结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冷战的结束也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对立的结束，恰恰相反它必然地重新产生新的对立。我们今天许多甚至号称历史学家的人却缺乏最基本的对于历史的知识、理解、同情和尊重，结果历史无法化为我们的内在经验和思想血肉。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不能够得到历史的帮助，一个轻薄的没有历史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成熟。

我没有亲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红卫兵与某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太多，而反思太少。我们那种叙述的姿态本身在我看来就是可疑的：一方面是迫害者，一方面是被迫害者，然而迫害者只有一个——“四人帮”。我们需要分清谁是迫害者，谁是被迫害者，这确实是应该分清的，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一方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完全是经验性的，然而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把文化大革命抽象化了。我们没有从具体的历史来看文化大革命，一谈到历史我们就会给贴上极端笼统的“封建主义”标签。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变成了一场历史戏剧，一种煽情、消费和控诉。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转变成为了一种对于理想、革命、民主和平等的控诉，从而掩盖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与历史原因。

我们简单地把自己当成理所当然的被迫害者，把自己的控诉当成是判词。文化大革命那些迫害者已经受到了必要的

惩罚吗？文化大革命那些受害者能够完全把自己和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罪恶区分清楚吗？今天我们许多痛恨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同样，今天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在当时不正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是绝对真理并且宣称要誓死捍卫它吗？

我们必须以反思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话语和言说，你的所有话语和你的所有言说都可能是对其它话语其它言说的压抑，你的每一种话语每一种言说都是对别一种话语别一种言说的剥夺。我的话语我的言说，我的不惜尖锐的甚至是危险的话语和言说不过是为了说明还有另一种话语另一种言说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说出”那些沉默的声音。然而，我并不认为我在倾诉什么真理，恰恰相反，它们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偏见。这些东西很普通很平凡甚至很肤浅，以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大声”地说出来。

1999/1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不 惑	3
开口说话	11
沉默的声音	14
人民领袖毛泽东	23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	26
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	29

第二辑

伟大时代的小丑之见	47
五四运动与北大传统	62
蔡元培与大学之道	81
对于革命“反思”的反思	86
“历史的终结”与思想的终结	91

第 X 次思想解放	94
人文科学为什么	99

第三辑

广场与公共性	105
平等与自由	108
“历史终结”与自由主义	124
全球化还是全球分裂	133
“智者的尊严”，还是聪明的遁词？	136
王小波的悲剧	140
鲁迅的悲哀	143
罗岗的声音	146
《1928：革命文学》后记	149

第四辑

我是韦小宝	155
“泰坦尼克”的胜利	158
哥白尼式的革命	165
无产阶级的乏走狗	170
挑战“后知识分子”	173
京海远眺	176
知识分子的失落	179
读书不能增长智慧	182
媒介与“人的解放”	185
毒品与畅销书	188
拴在皮带上的狗	192

附:张冠李戴	195
第五辑	
名 教	199
仪式的力量	203
世纪拜物教	208
文明的奴隶制度	212
我观北大	215
月亮和六便士	217
遥望南方	219
全球化与东亚知识分子的视角	221
论争浮出海面	231
后 记	235

第一辑

只有长久而真正地沉默过，只有羞于启齿过，只有感到开口说话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真应该放声说话。

不 惑

主要的是做一个善良的人！仅仅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无所不能，而这比一切聪明机灵和强词夺理都要好。

——罗莎·卢森堡

1997，欢天喜地的一年。真是天人感应，连天道也改变了，北京的气温一直坚挺不下。

今天，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终于突然带来了严肃的冬天。春、夏、秋、冬，岁月穿过我的身体。猛然一觉，辉煌灿烂的1997就要离我而远去了，一种淡淡的哀愁不期而至：“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几年来，胃病挥之不去，成为对于我虚度年华的尽情嘲弄。屋内，乱书像秋天落叶一般失去了生意和秩序，冬天的氛围慢慢浸透我的心底。“予欲无言。”我有什么可以说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当我在80年代初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后，已经丧失了开口说话的能力。对于我来说，语言成为了“多余的话”。正如卡夫卡小说中的绝食艺人，“绝食”成为了我生活的方式。直到1989年，悲壮的情绪才衰

然崩坍，从“大拒绝”返回到世界中来。到北大做研究生，还是到街头做一个小贩，哪一个能留给我更多的内心尊严和精神独立呢？我曾经犹豫不决。在北大求学的几年间，不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2年，一路都是“下海”的歌声，四海欢腾，连北大也扒掉南墙，朝街上露出了势利的小屁股，用法兰西第二帝国梯也尔总统的著名口号就是“致富吧！发财吧！”几年之间，我从山中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王，快要堕落成为一个“青年学者”了。我惊异于自己已经变得如此卑琐和唠叨。

90年代，有人称之为“失语的时代”。他们所谓的失语，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语。因为工人和农民无所谓失语不失语，他们从来就没有雄辩过，永远都是沉默的。可是，在我看来，90年代并不是什么“失语的时代”，而是相反，这是一个话语膨胀的时代。看看他们那兴奋的运动过量的嘴脸，就知道他们不是患了失语症，而是患了多语症。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知又生产了多少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话语，简直是又一次语言上的“大跃进”。5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超英赶美”，90年代，我们的说法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敢面对现实，总是在不断地透支，总是在明明白白地过着昏天黑地、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的日子。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在语言上饶舌，在行动上回避。中国知识分子的饶舌，在我看来，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知识和思想的勇气。他们不仅失掉了现实，而且失掉了现实感。他们沉醉于无聊空虚的废话里，并且找到了一个时髦的理论依据——“话语游戏”。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不再饶舌，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自作聪明，他们就有了得救的希望。